革命纪念馆视角下革命文物档案理论研究

毛一涵[1,2]　李　刚[1,2,3]

（1.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23；
2.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南京大学 国家革命文物协同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23；
3.南京大学革命纪念馆研究中心，江苏南京，210023）

摘　要：革命文物是重要的革命精神物质载体，也是传承红色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自信的重要资源。革命文物档案工作作为革命文物工作、革命纪念馆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传承红色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文章从革命纪念馆视角出发，开展革命文物档案理论研究，对革命文物档案的内涵进行界定，概括革命文物档案的特点，探究革命文物档案的主要内容及其对革命文物工作的重要价值，旨在提升革命文物档案开发与利用水平，为革命纪念馆发挥自身资源优势传承好红色精神、做好爱国主义教育服务。

关键词：革命文物；革命文物档案；红色文化

分类号：G275.9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ary Memorial Halls

Mao Yihan[1,2], Li Gang[1,2,3]

(1.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2. Yuhuatai Martyrs Memorial Hall - Nanjing University National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Collaborative Research Center, Nanjing, Jiangsu 210023;
3. Research Center of Nanjing University Revolutionary Memorial Hall, Nanjing, Jiangsu 210023)

Abstract: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of revolutionary spirit and material resources for inheriting red culture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ultural confidence. The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a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work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revolutionary memorial hall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promoting the protection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nd inheriting red culture. This article conducts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volutionary memorial halls, defines the connot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explores the main content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and their important value in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work, aiming to improve the attention of revolutionary memorial halls to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and enhance 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and utilization of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in order to better utilize the advantageous resources to inherit the red spirit and provide patriotic education services for revolutionary memorial halls.

Keyword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Revolutionary cultural relics archives; Red culture

红色文化是蕴含革命精神、革命情感以及历史文化内涵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做好革命精神阐发、传承好红色文化，于革命纪念馆而言是重要而艰巨的任务。革命文物档案是有关革命文物与红色文化的宝贵资料，更是革命文物这一红色文化载体证据价值、情感价值的具象化体现，能够帮助革命纪念馆挖掘、阐释革命文物的精神内核，更好地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精神力量。做好革命文物档案工作，对于革命文物资源利用最大化、革命纪念馆事业发展与红色文化的传承发扬具有重要意义。

1 革命文物档案的基本认识

1.1 革命文物档案内涵

一直以来有关文物档案的内涵并没有统一标准或规定，文物档案目前也还没有相对权威的概念[1]，因此需要首先界定革命文物档案的内涵，并与其他相似概念进行区分。藏品档案概念在有关文物藏品的研究中使用最多，2009年国家文物局发布的《文物藏品档案规范》（WW/T 0020—2008）将文物藏品档案定义为“在文物藏品征集、鉴定、入藏、编目、保管、保护、利用和研究等工作过程中形成的有关文物本体属性、文物管理工作和其他相关事项的历史记录，形式有文字、图表、照片、拓片、摹本、电子文件等”[2]。从定义可见，这些藏品或文物藏品指可移动文物，即收入馆藏的部分，且其档案均围绕藏品或文物藏品建立，并在相关业务活动中产生。由于革命纪念馆和普通的博物馆在文物构成与特点上有所不同，革命文物档案也就不能简单定义为在围绕可移动革命文物开展的一系列业务活动中产生的真实记录，而需首先考虑革命文物的特殊性并对革命文物的内容构成进行界定，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相比于博物馆文物富含的历史文化底蕴及年代特色，革命文物具有更多的精神和文化内涵。革命文物是革命文化的物质载体，是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深厚滋养，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力量源泉[3]，具有独特的、鲜明的中国革命文化特色。

另一方面，革命纪念馆的革命文物除馆藏可移动革命文物以外，还包括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必须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档案纳入革命文物档案。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在革命纪念馆中通常指革命旧址，即已被登记公布为不可移动文物，见证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历程，且反映革命文化的遗址遗迹和纪念设施。[4]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档案必须纳入革命文物档案管理范畴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相较于国际上馆藏可移动文物与不可移动文物由不同的协会组织负责保护，在革命纪念馆行业中，革命纪念馆同时负责馆藏革命文物与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两种文物的保护利用。在国际上，1946年成立的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主要关注馆藏文物，而1965年成立的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保护领域则主要为“不可移动”的文化遗产地，包括建筑、考古遗址、历史城镇、乡村、文化景观等。[5]相比之下，革命纪念馆则同时负责两种文物的管理与保护。革命纪念馆中多数场馆内均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许多场馆甚至是依托革命遗迹遗址而建，因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并没有“藏品征集”这一环节，也没有专门负责的独立管理或保护机构，常由革命纪念馆负责管理。第二，是否来源于革命年代并不是认定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必要条件。根据《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一些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或者著名人物建立的建筑物、构筑物等也可被认定、转化为不可移动文物[6]，如在2021年4月22日被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公布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淮海战役碾庄战斗革命烈士纪念碑、苏中七战七捷纪念碑。这些位于革命纪念馆内具有重要意义的纪念革命历史事件或人物的纪念碑、纪念堂、建筑物都是被后续认定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的，因而涉及的相关档案材料均需由一般的建筑档案转为革命文物档案进行统一管理。这种特殊性体现了不可移动文物对于革命纪念馆的重要性，也决定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档案应同可移动革命文物档案一样受到重视，应当纳入革命文物档案范畴。

因此，想要做好革命纪念馆文物档案建设工作，应将藏品档案的概念扩展至革命文物档案概念，将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相关文件纳入建档管理范围，同可移动文物档案一起共同开展档案建设。本文认为，革命文物的藏品档案是围绕可移动的、收入馆藏的革命文物藏品形成的档案，而革命文物档案则在其基础上增加了由革命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构成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档案。结合革命文物与革命文物档案的特点，本文将革命文物档案定义为：与可移动革命文物及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本身相关或在征集、鉴定、文物认定、入藏、编目、保管、保护、利用和研究等业务工作中产生，能够反映革命文物实际情况与业务工作情况、反映革命文物承载的革命历史记忆与革命精神的，具有查考利用和保

存价值的原始历史记录。

1.2 革命文物档案构成

藏品产生后直至其被博物馆保藏为止的这段时期为藏品档案的初步形成期，该时期藏品档案可称之为“原始档案”，进入博物馆后在参与博物馆的各项业务活动中形成的丰富多样的档案材料可称为“入藏档案”。[7]但由于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不包括“入藏”这一环节，因此借鉴这种分类方式，根据革命文物档案材料的形成时期，革命文物档案可分为原始档案与业务档案。

原始档案指在革命文物入藏前或由革命纪念馆负责管理前所形成的能够反映革命文物情况的档案材料，如革命文物征集资料、革命纪念馆接收凭证以及纪念设施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前的各类建造、维护、修缮资料等。其中，由于在文物征集过程中会有大量资料形成，因而征集资料在原始档案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包括获取到的反映革命文物真实情况、精神内涵的背景资料，如革命文物的来源资料，与革命文物相关的革命故事、人物资料以及革命文物的流传经过资料，口述史资料等。

业务档案则包括在革命文物入藏后或由革命纪念馆负责管理后，在文物管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各种工作环节与业务活动中所形成的与革命文物有关的档案材料。如藏品总账登记表、藏品卡片、藏品档案登记表等[8]，革命文物鉴定意见与定级情况文件，革命文物保护、复制、修复方案，藏品利用时文物出借记录、展出记录、科研使用记录，国内外学者对革命文物的相关研究成果资料等，以及纪念设施一类建筑物被认定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前后所有需转为档案进行保存的一系列资料。革命文物入藏后或是交由革命纪念馆管理后所形成的工作材料都可划分为业务档案，可按照不同的业务环节作进一步划分归档。

革命文物相对应的一系列档案材料是对革命文物信息的收录，也是对革命文物保管、修复、展出等活动完整的记录，在宣传、继承、发扬革命精神和革命传统中具有实际价值和现实意义。[9]

2 革命文物档案的属性

革命文物档案作为革命文物的重要补充材料，与革命文物一样是见证革命文物历史发展、见证革命年代历史发展，随着革命文物工作开展而不断补充的重要资源。革命文物档案源于革命文物，不仅帮助指导革命纪念馆工作，其自身具有的精神内涵也具有极高利用价值。因此，革命文物档案属性主要是由革命纪念馆工作性质与自身内容特点决定的。从革命文物档案的内容构成情况及其在革命纪念馆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归纳出革命文物档案的三个属性，即证据性、业务性与发展性。

2.1 证据性

革命纪念馆收集文物史料，其意义并不在于文物史料本身价值的高低，而在于它是为人们提供认识和把握历史发展进程的第一手资料，能够为后人提供真实的历史信息。[10]革命文物档案是对革命文物各方面情况的真实记录，反映了相应革命历史时期真实情况。革命文物档案记载的文物背景资料和研究成果所反映的历史面貌决定了其具有较强的证据性。革命纪念馆本身具有明确的纪念主题与纪念目的，因而征集入馆的各种文物藏品、建造的纪念设施也就拥有了特定纪念意义与保存价值。在真实历史事件中保存流传下来的革命文物与相关的一系列资料，就是对真实历史的最好见证。《“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了发展目标，到2025年，档案工作走向依法治理、走向开放、走向现代化取得实质性进展，形成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的档案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建设档案强国奠定坚实基础。其中“走向开放”是有关档案事业发展的具体体现，也是为人民、为社会谋求福利与发展的重要举措。这要求档案工作者必须正确认识档案的开放利用，准确把握、利用革命文物档案的证据性，帮助以史明鉴、缅怀死难者同胞，留存体现革命先烈大无畏精神的历史证据，主动挖掘革命文物档案价值。

2.2 业务性

革命文物档案的业务性主要体现在与革命纪念馆工作之间的关系上。一方面，革命文物档案来源于革命纪念馆工作。作为革命类场馆的业务载体与工作基础，革命文物是革命纪念馆的核心资源，革命纪念馆各项工作几乎都要围绕革命文物展开。因此，绝大多数革命文物档案都在文物藏品管理、革命文物展陈、对外交流、学术研究、社会教育等业务工作中产生。

另一方面，革命纪念馆高质量运行与发展也要依赖于革命文物档案利用。工作人员通过查考革命文物档案能够进一步掌握馆藏革命文物的现状与利用情况，并按需给予妥帖管理与恰当的保护，更充分地挖掘革命文物的内涵价值，从而协助场馆开展社会教育工作，达到缅怀、纪念和教育等目的。由此可见，革命文物档案源于革命纪念馆的实际工作，同时又服务于业务工作与场馆建设，服务于革命文物价值的探索，辅助场馆功能发挥。这种与革命纪念馆业务工作间的密切联系使革命文物档案具有较强的业务性。

2.3 发展性

革命文物档案工作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只要革命文物工作还在开展，革命文物档案就始终处在发展阶段，档案资料逐渐丰富的过程也是革命文物内涵与精神体系走向完整的过程。革命文物档案资料最早可追溯到藏品征集时期，入藏后革命纪念馆开始围绕革命文物开展保护、研究与利用，档案材料随之不断产生。由于革命文物工作时间跨度大、环节繁复，在利用过程中还会对档案进行材料追加。如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保护修复工作就由于环节繁复导致修复期间始终会有材料生成，这些材料都需要及时补充并作为革命文物档案进行归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革命文物档案承载革命文物的前世今生，想要做好革命文物档案工作，必须不断对档案进行补充完善，仅凭借初始资料形成的档案材料并不能全面、充分地反映革命文物的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

3 革命文物档案价值

社会实践活动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得以形成和实现的现实基础和中介，是档案价值的根本来源。[11]相比于一般藏品档案由藏品所决定的现实价值和永久的历史保存价值[12]，革命文物档案的价值更多是由其具备的精神内涵所表达出来的，其价值虽与文物藏品本身相关，但更加聚焦于工作，与革命文物工作、革命纪念馆业务工作乃至行业发展有关。

3.1 鉴别革命文物价值的主要依据

以往的学术研究通常围绕藏品本身来探讨藏品档案的价值，即藏品档案的价值取决于能否展现出藏品价值，记录翔实、内容可靠的藏品档案是准确表达藏品价值、发挥藏品作用的关键。[13]而革命文物档案区别于其他档案一大特点就是对革命文物价值的影响。文物通常以其真实性、年代、工艺等信息进行价值判定，但革命文物与寻常文物藏品有本质上区别。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弘扬革命传统和革命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激发爱国热情、振奋民族精神的生动教材。"[14]可见，同特定革命年代与历史遗存相关的革命文物更注重精神内涵，在鉴定革命文物价值时必须结合其承载的精神内核来全面看待。而革命文物档案则能够在此处发挥重要作用。革命文物档案记录了与革命文物有关的历史年代、革命人物、事件，能够从其背后蕴含的历史信息、历史关联性及表达的强大精神力量深入了解革命文物。通过查阅革命文物档案，工作人员能清晰了解革命文物历史和背景，进而挖掘文物背后更深层次的内涵精神。因此，革命文物档案是鉴定革命文物价值、开展文物定级时重要的参考备查资料。在进行革命文物鉴定与定级时，必须充分参考革命文物档案资料，尤其是在开展革命文物征集过程中得到的各种背景资料，需要充分理解吸收，再进一步对革命文物的价值做出判定。

3.2 服务革命场馆业务工作的重要工具

革命文物档案的利用贯穿革命场馆的各个工作环节，能够为场馆的藏品管理、陈列展览、学术研究等业务工作服务。首先，革命文物档案对革命文物信息进行全方位的收录，让工作人员能够以此制定符合革命文物特点的管理措施，并将革命文物档案资料的移动代替革命文物本身的挪用，从而有效减少文物实体的利用次数，延长革命文物寿命。其次，帮助革命纪念馆的陈列展览，进一步满足社会公众对于红色文化交流与学习的人文诉求。文物藏品档案工作是博物馆（纪念馆）开展活动的前提基础，可展示历史遗存。[15]在革命文物陈列展览中单纯依靠文物自身难以让普通观众详细了解文物，如果能从革命类文物藏品档案中提取一些生动、感人的红色元素，将有助于提高观众的认知

度，提升红色文化的渗透力和感染力。[16]革命文物档案能协助革命纪念馆策划符合场馆纪念主题与特色文化的展览，使陈列展览工作能够做到有的放矢。如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就曾运用富有温情的革命文物档案建立与观众之间的情感沟通，全面展示革命文物档案背后的历史逻辑。[17]

此外，红色旅游热度一直居高不下，革命史料、实物的利用能够为红色旅游提供精神支柱。[18]革命文物档案也是有关文物的第一手资料，学者可以结合文物、文物藏品档案、史迹遗址与相关文献史料来整理革命历史脉络与发展历程，做好红色文化的价值建构与精神传承。

3.3 辅助红色文化遗产保护的宝贵资源

每一件革命文物背后都记载着一个故事，见证了革命力量壮大发展最终走向胜利的光辉历史。中国历史发展和基本国情的特殊性，以及近现代革命斗争史的丰富内容，构成了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先天条件[19]，这也是我国革命纪念馆的特殊性所在。革命年代环境艰苦，中国共产党建立、发展的根据地分散，这种特殊性导致革命年代遗存甚少乃至消失，因此遗留的革命文物十分珍贵。而革命文物档案就为科学开展红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充分依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资源上的协助分配作用。在利用革命文物档案判定文物价值后，场馆能根据文物珍稀程度开展资源调配，给予珍贵文物、亟待修缮的革命文物资源倾斜，助力革命文物保护与抢救性修复，使红色文化遗产保护资源价值最大限度发挥。二是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参考作用。对于不可移动文物而言，“维护文物原始状态”是修复不可移动文物时需遵循的最重要的修缮原则之一，即维持文物原状或风格一致性。革命文物档案记录和反映革命文物的基本情况以及文物相关工作情况，对于不可移动文物尺寸、年代、材料构成、破损程度等信息都有翔实记录，能够辅助工作人员开展文物保护性修缮。构建文博数字资源整合平台是藏品数字档案活化利用的重要手段[20]，因此可运用文物建筑相关数字档案、三维模型等数字资源，通过利用虚拟现实技术、网络技术以及相关硬件设备构建数字博物馆，打破实体博物馆的局限性，延伸博物馆空间，最大限度地扩展博物馆功能。[21]革命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纪念性建筑可创新利用数字信息的仿真模拟手段，将所收集的革命英雄人物、历史事件等数据在虚拟现实场景中予以展示[22]，通过虚拟现实技术还原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原状，在数字层面对革命文物进行保留与传承。

3.4 开展革命文化教育的关键素材

革命纪念馆是传承红色基因、承载红色革命文化的重要场所，通常会以举办红色专题展览、带展进校园等途径，履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增强民族自信心的责任与使命。革命文物档案作为红色档案的一部分，是讲好红色故事的重要历史依据，围绕其开发出的各种活动可以拓宽思想政治教育思路，丰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形式。[23]利用革命文物档案来为革命文物的背景内容做补充，能够使革命文物更具有生命力，使其展现出来的革命历史故事、革命文化内涵更丰满、更立体、更生动。这种珍贵的史料价值能够与学校红色教育实践相结合，在与革命场馆的现场教学地点进行有机融合中讲述红色革命历史、表达革命精神内涵，使思政教育更具有说服力、感染力。正因为革命文物档案具有作为档案的原始记录性，是未修改、未变更过的原始信息，其承载的信息、讲述的故事才最真实，也最能打动受众的心。

4 结　语

作为红色文化传承发展的基础，革命文物构成了红色文化遗产、红色资源的主体，对发扬红色文化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有着重要作用。革命文物档案就是认识革命年代历史规律、纪念革命历史、传承红色文化、助力革命纪念馆事业发展的宝贵资源。革命文物档案工作的开展与研究应当充分遵循这一论述的指引，守护好革命时代记忆，传承发扬革命精神，为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发展提供助力，让革命事业薪火相传、代代永续。

作者贡献说明

毛一涵：设计选题及研究框架、写作并修改论文；李刚：撰写修改论文。

注释与参考文献

[1]司海杰.论文物档案系统化建设[J].档案与建设,2013(4):20-22.

[2]文物藏品档案规范[EB/OL].[2024-04-07].http://www.ncha.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filename=2108050950236836298.pdf.

[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18(22):20-23.

[4]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革命旧址保护利用导则(试行)的通知》[EB/OL].[2023-12-05].http://www.ncha.gov.cn/art/2020/9/15/art_2407_128.html.

[5]解立.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发展回顾[J].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2020(1):27-33.

[6]国家文物局印发《不可移动文物认定导则(试行)》[EB/OL].[2024-04-07].http://www.ncha.gov.cn/art/2018/7/9/art_722_150434.html.

[7]潘彬彬.博物馆藏品档案工作略论[J].档案学研究,2017(S2):71-74.

[8]刘慧芳.浅析博物馆藏品档案管理[J].文物鉴定与鉴赏,2019(14):116-118.

[9]黄宗红.新时代革命类纪念馆档案工作的新思考——以文物档案工作为例[J].中国民族博览,2020(16):245-246.

[10]李连民.革命纪念馆征集实物档案的意义与方法探析[J].兰台内外,2023(20):82-84.

[11]仝艳锋.档案价值与文物价值再商榷[J].档案与建设,2010(10):10-12.

[12]沈承宁.博物馆建设中的藏品档案管理[J].档案与建设,2006(11):13-14.

[13]闫玉凯,赵存芳.浅谈纪念馆藏品档案管理[J].档案天地,2010(7):52-53.

[14]习近平对革命文物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切实把革命文物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激发广大干部群众的精神力量[N].人民日报,2021-03-31(10).

[15]马红. 试论文物档案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J]. 兰台世界,2017(S1):88-89.

[16]葛刚.红色文化视域下革命类文物档案工作的新探析[J].文物鉴定与鉴赏,2020(8):106-107.

[17]杨海龄,张婉颖.革命文物档案的活化利用——新时期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展陈工作回顾[J].档案与建设,2022(10):66-67.

[18]陈萍.谈谈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J].浙江档案,2011(4):43.

[19]李耀申.中国革命纪念馆事业的回顾和展望(一)[J].中国博物馆,1995(2):77-87.

[20]刘阳.我国博物馆藏品数字资源活化的困境与对策——来自日本构建数字档案社会的启示[J].东南文化,2022(6):146-153,191-192.

[21]袁强亮,狄海宁.文物建筑数字档案建设探索与实践——以南京朝天宫古建筑群为例[J].档案与建设,2023(8):61-63.

[22]尚伟,韩杨.基于数字技术的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修复研究——以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为例[J].中国名城,2023(7):43-49.

[23]华炜.红色档案融入高职院校思政教育的路径分析[J].档案与建设,2023(12):62-64.

(责任编辑:孙 洁 陈 骞)